

神医·发神喇嘛·活鬼



14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5

“神医”、“發神喇嘛”和“活鬼”

(漢文版)

*

四川民族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人民中路

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印刷廠

*

1959年3月第一版 195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

定價: 6分

統一書號: M·0.140·18

四川民族出版社

贈閱

44.

176

編 者 的 話

这本揭露反动寺庙利用宗教特权和迷信邪說危害人民的罪惡的書，是根据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真人真事編写的。

其中，“發神”是反动寺庙害人騙錢的一种重要手段；“神医”是一个借行医而謀財害命的反动喇嘛；“活鬼”是被反动寺庙殘害的人。

通过这本书，可以清楚地看出寺庙反动分子帶給藏族人民的苦难有多么深重。

限于編者的水平和時間，本書的內容难免有不妥当之处，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1959年1月

00788

11310

目 次

我怎样“發神”來騙人害人·····	
·····原甘孜寺“發神師”呷絨尼馬·····	(1)
“神医”喇嘛·····	
·····——一个披着人皮的豺狼·····	(4)
誰使她們成为“活鬼”？·····	(8)

我怎样“發神”來騙人害人

原甘孜寺“發神師”呷絨尼馬

“發神”是真的还是假的？“發神”有利于劳动人民还是有利于封建統治者？看看我自己“發神”的事实，就会知道真象。

我小时候家里很窮，穿衣吃飯都很困难。我被迫給地主当了十六年的娃子。

后来，我当了扎巴。藏曆火狗年（注一），我去西藏，在西藏三大寺之一的格敦寺学了兩年經。回到甘孜后，又在甘孜寺昂巴扎冲（注二）公布澤仁那里学了九年經。

十一年中，經書倒是念得不少，但不知道、也沒有想过怎么“發神”。

藏曆火狗年（注三）6月4日，甘孜寺的仲薩活佛突然指定我当昂巴扎冲的發神喇嘛。当时我驚詫不已，对仲薩說我不会，并表示不願意当。可是他說：“你願意也要当，不願意也要当！你一定能够‘發神’。”他接着又說：“当了發神喇嘛，你就有一定的宗教地位了；生活也可以年年提高。这对于你，也是有利的。”

由于我实在不懂怎么“發神”，便問他方法。他說：“从現在起，三年中，你要念經、修道；不許与任何人接近，也不許与任何人交談。”他还說：“三年‘修成’之后，你‘發神’时，要考慮要求發神的人的心情和願望，然后，针对他們的願望來想办法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三年以后，我就这样‘修成’了“發神喇嘛”。

和一般喇嘛的“發神”一样，我也是身穿鉄鎧甲，头戴銅

盔，盔上插五色羽毛。另外，腰間也挂上弓箭，右手拿寶劍和“發神”時用來“套鬼”的繩子，左手持系着彩綢的三叉矛子；臂膀上也捆着哈達。這一切佩飾，為的是顯得威武、莊嚴，好吓唬人。為了裝得象，“發神”時我也口中念念有詞，亂說一通。等“神”已“附體”，哈達勒緊時，便臉紅筋脹（哈達勒的是頸脖子下面的血管而不是氣管，所以只是頭部充血、發紅，而不會死。）頭手搖幌，大口出氣，東倒西歪起來……好象真是“神附體”了。我就是用這些辦法來騙取人們的信任，一次又一次地干起害人的事來了。

一次，日加活佛的弟弟單增公布想討一個名叫公却曲珍的漂亮姑娘，便叫我在“發神”時說：“公却曲珍要配給單增公布才好。這是神的意旨，也是神的命令”。結果，在“神”的壓力下，公却曲珍便被單增公布霸占了。

土狗年（注四）1月1日，我們喇嘛寺要“發神”預言莊稼收成好壞。事前，甘孜寺昂巴扎沖的當權派洛桑降錯便對我說：“你應該在為了增加昂巴扎沖的收入，和適當的考慮你自己的收入的原則下，在‘發神’時去考慮如何答复老百姓的問題。”於是，我便在“發神”時編了一套話欺騙羣眾說：“今年要念大經，雨水才多，收成才會好。”後來，大經是念了，寺廟和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雨水却很稀少，莊稼欠收。這樣一來，我在發神時按照當權派意圖編造的一套話，就被一些羣眾看穿了。

在“發神”時針對羣眾的願望答复問題的事還很多。

一次，昂巴家的管家洛扎西求問他的生意會不會好。我說念大經就能賺錢。念了大經，寺廟和我又騙到一大筆錢，而洛扎西求却因為生意並沒有賺錢又付出大量念經費而破產、欠債。藏曆火雞年（注五），洛登增的管家青繞翁修到別的地方

去做生意沒有回來。洛登增來問神，我也是對他說念大經就能安全地回來。這次，念了經，人不但沒回來，而且把資金花光，死在外面。

所有這些，只不過我騙人害人事情當中的一部分。八年來，我騙的人是多得數不清的。

另外，为了提高仲薩活佛的威信，取得他的好感以利于我自己，在“發神”時，我總要有意識地向他磕頭和獻哈達，以便在羣眾中造成“神”都要向仲薩跪拜、致敬的印象。

“發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不是十分明顯了么！

總之，“發神”這件事，是封建主、反动喇嘛仲薩叫我干的一件見不得人的丑事；是反动統治者欺騙和剝削勞動人民的卑鄙手段之一。而我這樣用“發神”來騙人、害人不勞而獲地生活了八年，也是有罪的。

經過這次學習，我認識到假裝“神”來剝削人民、愚弄人民是最可恥的行為。

我作了八年的發神喇嘛，可是連“神”的影子都沒有看見過。看見的，只是剝削階級用“發神”來作為他們剝削人民的工具。我本來也是科巴出身的勞動人民，但却被剝削階級拉攏、利用而變成一個剝削人的人了。

從今天起，我再不作“發神”這種騙人害人的壞事了。我一定要放棄剝削生活，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注一：編者按：這裡的火狗年，可能是木狗年之誤。藏曆木狗年即公元1934年。

注二：扎冲是寺廟中的組成單位。

注三：公元1946年

注四：公元1958年

注五：公元1957年

“神医”喇嘛

——一个披着人皮的豺狼

一堆血迹斑斑的人骨、人肉，混雜在一些不知名的獸骨、獸毛里，在“四反”运动中，被憤怒的劳动人民搜查出來了。这些东西，連同一具手脚可以活动的“佛象”，藏匿在“四反”运动中被人民法院依法逮捕的、甘孜縣城关区“神医”喇嘛根呷降錯家里。

談了这么多，人們不禁要問：人民法院为什么要逮捕这个“神医”喇嘛？那些人、畜的骨、肉、毛是作什么用的？那具“佛象”，为什么手脚可以活动？……

原來，多少年來，这个根呷降錯倚仗喇嘛寺庙的封建特权，用人肉、獸骨等物和“活佛”的尿、糞，制造了各种“神藥”來害人騙錢和進行反革命活动。劳动人民害了病，找他医治，他先給病人一种有毒的藥——“神藥”——服用，等病人中毒后，才再拿一种解毒藥來解救。这样，小病弄成大病，大病弄成死亡，而他却一次又一次的騙得了羣众大量的錢財。



甘孜縣城关区居民李子林在羣众大会上揭露根呷降錯的反革命活动和害人、騙錢罪行。

为了騙錢害人，

根呷降錯不僅把毒藥給病人吃，而且採取極為陰險、卑鄙的手段，把毒藥放在茶或糌粑里，讓健康的人食用。因為中毒後找他醫治就是他騙錢的好機會。

解放後，根呷降錯殘害的大都是些積極分子和擁護共產黨的勞動人民。在民主改革時，城關區貧農仁青青錯向政府檢舉了根呷降錯私藏槍枝的事。他知道後，為了滅口以隱藏反革命武器，趁仁青青錯生小病時，把慢性毒藥給她吃了。仁青青錯服藥後，病一下子就加重了。但是，當時她還不知道是中了毒，又去找根呷降錯醫治。根呷降錯惟恐病人不死，又給了她一些毒藥吃，還說：沒關係，只要吃我的藥，病就會好的。這樣一來，病人的病更加嚴重了。不得已，仁青青錯的丈夫就到喇嘛寺去打卦，乞求“神”的保佑。

其實，打卦的“活佛”和“神醫”喇嘛根呷降錯本來就是一鼻孔出氣的。因此，打卦的結果當然是：要盡量吃根呷降錯的藥，要多念經。

仁青青錯吃的“神藥”越多，病也隨着越加嚴重。眼看病得快要死了，她和她的丈夫才對“神藥”和“卦”發生了懷疑，請教了一個懂藥的人。這個人告訴他們一個檢驗“神藥”的辦法。檢驗結果，證明根呷降錯給她的“神藥”是毒藥。這樣，他們弄清了事情的真相。仁青青錯在醫院的急救下，才得免于死亡。

事情很明顯，根呷降錯要害死仁青青錯是怕她揭露他的反革命活動。因為他不僅為甘孜寺隱藏槍枝，而且还參加過“通松邦”反動組織，還跟香根寺（甘孜寺屬寺）反動喇嘛香根德、仲格勒等勾結，反對民主改革和策謀叛亂。

甘孜縣有個藏醫，名叫松吉。他醫術較好，看病也比較負責，不論白天黑夜或路途遠近，他都熱心為病人服務。這樣，

找松吉看病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同时，在根呷降錯处学医的占堆，也因为看破了真象，不願干害人的事和想学点真本事，便轉到松吉那里学习去了。这两件事引起了根呷降錯的不满。他怀恨在心，立誓要殺死松吉这个为羣众所爱戴的、然而有碍于他害人、騙錢的医生。

一次，他和松吉会診病人澤呷，就趁机下了毒手，給松吉吃了他的慢性毒藥。松吉回家后十來天就發病了。經医院檢查，發現他中了毒，吃了解毒藥之后，吐出了很多黑水。但由于中毒过久，搶救無效，松吉終于被他害死了。

这个“神医”喇嘛还用其他手段害人騙錢。雇農仁珍拉姆的爱人病了，根呷降錯給了他一种“藥”，叫他用火燒来熏鼻子。他一熏，有时就会昏死。但根呷降錯还說不要緊，等病人醒过来再熏。这样一熏，再熏，把一个小病的人熏死了。仁珍拉姆的爱人死后，根呷降錯便把她的全部家產掠夺來偿付藥費，因为他說他的熏鼻藥是用“高貴原料”配制的。至于人为什么要被医死，根呷降錯是不負責任的。因为他是喇嘛，他也会打卦，



这堆乱七八糟的獸骨、獸毛等物，就是根呷降錯配制“神藥”的“高貴原料”。

而“神”总是告訴他：人的死活，是命中注定了的。

甘孜縣城关区的劳动人民，生前是根呷降錯剝削和殘害的

对象，死后，他們的家屬也要受到他和喇嘛寺利用念經“超度”和“开路”等方法的敲詐勒索。人們若不請他們念經，他們就要恫吓和吓唬大家說：“不‘超度’要到地獄里受罪……。”搬运工人甘錯的父親死后，就被他用念經的方式騙去藏洋100多元。

根呷降錯的那具手脚可以活动的“佛象”，也是他害人騙錢的工具之一。

原來，那个“佛象”身体內部裝了电动机械，当病人求治于根呷降錯时，他便裝神弄鬼起來，一面和一般喇嘛一样：口念“麻里边边紅”，一面就按动操縱“佛象”的电鈕。电路一通，“佛象”手脚就活动起來。“四反”运动以前，一些不知道底細的人就以为根呷降錯是一个真能請神的“神医”喇嘛，以致受了他的欺騙和殘害。

“四反”运动中，劳动人民戳穿了根呷降錯害人的真面目，認識到他根本不是什么神医（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么神医）而是一支披着人皮的豺狼，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

誰使她們成為“活鬼”？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這句話，准确地說明了反动統治者对于劳动人民的殘酷迫害。甘孜縣麻書區拉壩鄉有兩個善良的藏族劳动妇女，就是被反动喇嘛和反动党母利用宗教特权硬逼成了“活鬼”的。

說起來使人气憤不已：那兩個“活鬼”不但受尽了反动喇嘛和反动党母的侮辱、折磨和殘害，而且被剝夺了人的基本权利，屈辱地生活了十多年。

在那些漫長的痛苦的日子里，連周圍的人，也因为受了反动寺庙的迷信邪說欺騙，不敢和她們接近；即使有要緊事不得



这就是被誣指为“活鬼”的丁珍志瑪在織毯子。看，她現在的劳动生活是多么愉快、幸福。

不接近她們時，也要事先喝一碗所謂的“避邪茶”。有些人生了病，也要無中生有地說是她們——“活鬼”——在找麻煩，就急急忙忙地去找活佛、喇嘛念經除鬼……。

“四反”運動教育了勞動人民。他們看清了所謂“活鬼”不過又是一起反動寺廟的罪惡。因為反動寺廟所謂的“活鬼”就是活生生的、和一般人完全一樣的農家姑娘丁珍志瑪和車拉西；不同的是她們遭到了反動寺廟更加嚴重的迫害和摧殘。

丁珍志瑪出身在一個中農家庭，和父母兄妹們生活得很好。不幸的是她在14歲時就被楚洛覺母寺強迫當了覺母。在覺母寺的四、五年中，她經常挨打受罵，痛苦不堪。實在受不了那種非人的待遇，她便想還俗回家。但覺母寺只准有信教的自由，不准有還俗——不信教的自由。於是，她只好忍耐着，等待着。日子一天天過去，她想還俗的念頭也與日俱增。

後來，覺母寺派她到附近的楚洛寺去服侍楚洛活佛。由於經常在楚洛寺進出，她便和喇嘛俄木熟悉了。俄木也不願當喇嘛。這點，他們的意願是相同的。日子一久，他們情投意合，彼此愛慕起來，於是，便相約還俗結婚，離開反動寺廟這個吃人的地獄。

悲慘的事情發生了：他們出走的事被管家覺母丁真娘姆知道了。對於反動寺廟來說，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還俗，這不就是意味着不信教是自由的么？不行。為了維護覺母寺的“尊嚴”和寺廟強迫人信教的特權，反動覺母便把丁珍志瑪拖到廟里狠狠地加以毒打，打得她遍身是傷，路都不能走。反動覺母想用肉體的痛苦來打消她還俗結婚的念頭。

俄木聽說丁珍志瑪受了鞭打，便悄悄去看她，安慰她。她恨死了這些吃人的野獸，發誓一定要逃離這個鬼地方。俄木也說等她傷好了一道走。

第二次的出走又被發現了。丁真娘姆派人拿起挖眼的凶器在路上截他們，要逮住他們，要挖他們的眼睛。丁珍志瑪剛逃出寺廟就發現有人來追趕她。當她机警地躲避到她孃孃洛折家里后，追趕她的那羣野獸就來了。他們滿屋子亂翻亂找，結果把俄木抓住了。他們威逼俄木交出丁珍志瑪，否則就要殺死他。

死亡威脅不了勇敢的俄木。他始終不肯說出丁珍志瑪藏在什麼地方。這群野獸沒法，只好把他送到甘孜寺去關押起來。

不說甘孜寺，就是鐵打的監獄也關不住俄木。一個夜晚，他乘机逃出了甘孜寺，找到了丁珍志瑪。對她說：就是天，也把我們沒法！我們要死就死在一塊兒。

這對歷經患難挫折的情人，終於沖破了反动寺廟的阻撓，還俗同居了。

好景不長。幾天以後，事情被丁真娘姆知道了。她派了几十個人帶上繩子來抓丁珍志瑪，想抓住她捆起來投河。丁珍志瑪在她丈夫俄木幫助下跑掉了。而俄木却又一次落入了魔掌。

這羣野獸不再說要殺死俄木了，因為他們知道俄木是今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子。於是，便換了花樣來騙他，假裝慈善地說：丁珍志瑪是個“活鬼”，你不要和她生活在一起，不然就要吃虧。俄木看破了詭計，拒絕接受他們“善意”的勸告。欺騙無效，這羣野獸翻臉就露出了獠牙面目。他們把俄木毒打一頓，同時，還不准他再到丁珍志瑪鄉里去，想這樣把一對夫婦活活拆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动喇嘛和反动覺母還在繼續迫害俄木和丁珍志瑪。他們派些喇嘛在羣眾中大肆誣指丁珍志瑪是“活鬼”，說楚洛活佛打了卦，要清除丁珍志瑪；不然，就會有大災大難“降臨”。他們這樣做，目的是想激起羣眾的恐懼

和不满，好把丁珍志瑪吊死。这正象甘孜日觉寺以收“活鬼”为名，把一个姑娘吊死了一样，用心是十分残忍、狠毒的。这样一来，就迫使丁珍志瑪不得不到处躲藏，三、四个月都不敢回家。她天天都藏在屋子里，不敢见人，連太陽也不敢晒，以致臉都蒼白得象一張紙了。她过的簡直就是傳說中的“地獄”里的“鬼”一样的生活。

和丁珍志瑪同村的、了解真实情况的人都很同情她，他們去要求寺庙准許她回家，讓她和俄木一起生活。丁珍志瑪的姐夫也去哀求寺庙留情。最后，以罰五百个藏洋，一百斤酥油，一百个糌粑糰糰和她母亲每年为寺庙無偿劳动十五天，她的妹妹去当觉母頂替她为条件，讓她回家居住。但是仍不准許与俄木一起生活，因为她是个“活鬼”。

在反动寺庙淫威下，丁珍志瑪就这样被害成“活鬼”了。一对本來可以生活得很幸福的夫妇，就这样被拆散了。……

这不就是反动寺庙利用宗教特权造成的一个悲剧么！

另一个被誣为“活鬼”的車拉西，談起她的遭遇会更加使人气憤。

車拉西的家庭最初还比較富裕。由于借了楚洛寺的債，父親被逼死了。全部家產也因父親的死被寺庙霸占了。她本來准备給人家当娃子維持生活，但寺庙却强迫她当科巴，長期供反动喇嘛象对牲畜一样地役使。

在当科巴期間，寺庙的反动活佛竟借口說她是“仙女”，把她騙到寺庙念經的地方强奸了。从此，灾难就象烏云一样長期籠罩在她的头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压得更重。

反动活佛为了長期污辱和玩弄車拉西，就强迫她作他的老婆。車拉西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个“活佛”便利用宗教特权和迷信邪說，硬說車拉西是“活鬼”，公开把她弄到寺庙里去

繼續奸污。

事情就是这么明顯：寺庙反动分子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竟把同样的一个人，一下說成是“仙女”，一下又說成是“活鬼”。

一年半以后，这个“活佛”把受尽污辱的、可憐的車拉西放了出來。人是放了，但“活鬼”的可怕名声却依然在流傳，車拉西不得不一直过着不敢見人、人們也不愿見她的鬼一样的生活。

“四反”运动戳穿了“活鬼”之謎。丁珍志瑪和車拉西在甘孜縣的羣众大会上，悲憤地控訴了反动寺庙对她們的侮辱和損害，由“鬼”变成了人了。这也正和另一句人民羣众中流傳的話一样：“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今后，丁珍志瑪和車拉西將永远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一样，幸福地生活着和劳动着。